

УДК 252

Хун Юнмин

Синьцзя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ул. Шэнлилу, 14, Урумчи, Синьцзян, 830046, Китай
E-mail: hongyongming@163.com

**«ГИМН МАНИ»:
ОПЫТ РЕЛИГИОВЕД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анихейство – это религия, созданная Мани, родившимся в начале правления персидской сасанид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ок. 216 г.), в основе которой лежат верования древнего Вавилона, а также ряд догматов зороастризма, буддизма 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Манихейство – ду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В Китай манихейство начало проникать с 694 г., а в 763 г. из Лоян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ось в Уйгурский каганат. В 1904 г. немец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обнаружила фрагменты рукописи с «Гимном Мани» в районе Турфана (за номерами Т. II .D.13 и М.1). Первым автор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был *mari šād ' ōrmizd*, затем гимн дополнили проповедник *yazdāmad* и ег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и скопировали на парфянский язык. Место создания «Гимна Мани» неизвестно (вероятно, он был написан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Парфян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Время создания – не позднее 384–385 гг. (т. е. до смерти *šād ' ōrmizd*); дополнения были внесены в текст около 846 г., когда уйгуры бежали на запад.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анихейства опиралось н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данной религии христианству и исламу. Так как манихейцы постоянно подвергались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м, они не оставили после себя канонических книг. Обнаружение «Гимна Мани» открыло нов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анихейства. Особенно этому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хорошая сохранность и полнота парфян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Еще в начале прошлого века ученые приступили к всестороннему изучению «Гимна Ман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Ф. В. К. Мюллер: заслуживают внимания такж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Мэри Бойс из Лондо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немецком переводе Ф. В. К. Мюллера в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и с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эри Бойс (*The Manichaean Hymn Cycles in Parthian, L., 1975*).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анихейство, хвалебный гимн.

洪勇明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14 胜利路, 乌鲁木齐, 新疆, 830046, 中国

《摩尼赞美诗》宗教信息考¹

摩尼教为生于波斯萨珊王朝初期的摩尼（生于 216 年左右）所创立，它是以古代巴比伦宗教为基础，参酌了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等教义而开创的新宗教，是彻底的二元教 [羽田亨，2006。第 139 页]。延载元年（694），摩尼教进入中国 [沙畹，1927。第 2 页]。起初是从楚河东渐传入天山南路，并于公元 763 年由洛阳传入漠北的回鹘汗国 [陈垣，1980。第 335 页]。

《摩尼赞美诗》残片是德国第二次考察队于 1904 年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所得，其编号为 T. II .D.135 和 M.1。原作者为 *mari šād ' ōrmizd*，后由传教士 *yazdāmad* 及其后人补充，并用帕提亚文抄写而成。赞美诗的初创地不明（似为帕提亚王朝领地），补充地为回鹘汗国首都高昌（原作为摩尼教徒由波斯带至高昌，并在此受宗教首领之命而抄写）；初作时间应在公元 384/385 年前（即 *šād ' ōrmizd* 卒前），补充时间应在回鹘西迁的 846 年左右。

¹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新疆有关的古代突厥文、回鹘文文献整理研究》（10XTQ011）、自治区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回鹘文献史学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对摩尼教的研究，原先主要依靠其反对派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记载，而摩尼教因屡遭迫害，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和资料。二十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残片，为研究摩尼教打开一扇窗户。其中帕提亚文摩尼赞美诗以保存较好、资料齐全而著称。自上个世纪伊始，学界就对《摩尼赞美诗》进行了全面研究。此项工作始于缪勒，其间伦敦大学的玛丽·博伊斯的研究值得一提。

本文是以 F. W. K. Müller 的转写和德译本为基础，参照 Mary Boyce [1954] 的研究结果。本人对高昌回鹘汗国有关摩尼教廷的称谓、信仰者的荣誉、教徒的风俗习惯以及摩尼教的光明崇拜、忏悔思想所做的一些探索。

(一) 摩尼教廷称谓及等级

《摩尼赞美诗》的第一部分是祝福语和祝福对象。由于整理者是回鹘汗国的臣民，所以祝福对象中有很多回鹘官员，比如：yltûzbây tgin、sby tûtûγ、yagân 'apâ 等。除此之外，就是摩尼教团中的成员。依据先尊后卑的原理，这些名称依次是：hamôzâ（博学之士）、'ispasag（副主教）、mahistag（长老）、xrôhkvân（传教士）等。在敦煌出土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云：五级仪第四：第一，十二慕阇，译云承法教导者；第二，七十二萨波塞，译云侍法者，亦号拂多诞；第三，三百六十默奚悉德，译云法堂主；第四，阿罗缓，译云一切纯善人；第五，耨沙嘜，译云一切净信听者。两厢对比，可以看出：hamôzâ（慕阇）实际就是传播教义的教师、'ispasag（萨波塞）是监督教义的法官、mahistag（默奚悉德）是主持寺院的高僧、xrôhkvân（阿罗缓）是教化俗人的僧侣。至于耨沙嘜（niyôšâgčân），从其不在 yazdâmad 的祝福之列来看，其级别应当低于传教士。因此这一职务在回鹘汗国中是否是摩尼教团所授的圣职值得商榷，进一步说，这一名称似为普通的世俗信徒。摩尼教主居住在巴比伦，其下属共有十二个教区。每个教区有一位慕阇、六位拂多诞、三十位默奚悉德、数量不限的阿罗缓和耨沙嘜。高昌回鹘汗国的慕阇为 mari 'aryânšâ、一位拂多诞叫 mari dôšist、一位默奚悉德名叫 mari yišô-'aryâmân。从这三个高级神职人员的名字来看，mari（因为摩尼就叫 mari mani）是显示其地位和身份的一个标志。

(二) 摩尼教信仰者的荣誉称呼

摩尼教将光明和黑暗视作世界的本原，其中光明王国里充满着现实世界中人们所向往的一切美好东西。主宰光明世界的是光明父子，他们集永恒、光明、威力和智慧于一体。在中际，黑暗入侵光明，一些光明分子为黑暗所消化。于是大明尊（光明之父）进行召唤，派出光明使者阻止黑暗的侵略 [林悟殊，1987. 第 12 页]。《摩尼赞美诗》没有给予 'ây tngriyôdâ xût bûlmis 'alp bilgâh 'ûyyûr xngâân（即喀喇巴逊碑铭上提到的回鹘可汗）摩尼教廷的荣誉，只称其为“信徒的保护人，真理、万能的庇护人”。但却给第二代乌介 kâdôš 以 niyôšâgčêd（法官之首）的称号，该称号隶属于摩尼教廷居次席的未受圣职的僧侣。而 kâdôš 的周围人则被给予了“光明使者和光明分子”。“光明分子”是被黑暗所吞噬的善神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灵魂的组成，似乎不是某种荣誉。而光明使者则是召之即出、不召即不存在的善神。摩尼自称是继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等被大明尊派到世间的最后一个使者 [刘南强，1983]。因此，给 kâdôš 等人的名誉是非常高的。由此可见，M1 为 D135 的复制品，其作者应为 yazdâmad，并且 yazdâmad 也是第二代乌介所辖高昌汗国的子民。普通的摩尼教信仰者被呼之为 niyôšâgčân（听众），而一些佚斤则被称为 niyôšqpatânč（听众之首）。但是令人惊诧的是，传教士 yazdâmad 竟以 yazd 自居。而在帕提亚语文献中，yazd 为神。如：xrôštag yazd（呼神）和 padwâxtag yazd（应神）。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称其子 nixcarîg-rôšan 为“光明之子”。

赞美诗的内容部分，其作者可能为 mari šâd 'ôrmizd。F. W. K. Müller 认为该人为摩尼教的一个领袖；在献给其的赞歌中称他为：pws 'y dwšyst' m'ny xwd'wn（主摩尼最喜爱的孩子）。这里有个矛盾：摩尼死于 274 年，而 šâd 'ôrmizd 亡于 384 年，二者似乎不应有联系（也可能是教徒对其的恭维吧）。在正文中，šâd 'ôrmizd 提出一系列称号，这些称号是对光明使者摩尼及其教徒的美誉。这些称号既体现摩尼教现实社会中的组织架构，又反映精神世界的神权体系，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šûbân（牧人）置于 rôšan（光明）的前面，显然这一称呼是赋予光明或光明之神。šûbân（牧人）一名则源于基督教对耶稣的敬称。mari zakû 名字位于 'amôčag 之后，即教师 mari zakû。'amôčag（教师）依据对音应为摩尼寺庙中的阿拂

胤萨，专知法事；但是'amôcag 决不能和 hamôzâ 相提并论。前者专司某一寺院，后者则控制某一教区。如：《唐会要》卷四十九载：贞元十五年，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yazd bag mari 中，yazd 和 bag 都是神。而 mari 往往与 mani 相连，一般理解为“主”，即摩尼主。用作尊号时，表示其为摩尼后人。vizidag（选中者）一名争议颇多，其职能众说纷纭。《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载：寺宇仪第五，每寺尊者，诤简三人；第一，阿拂胤萨，译云赞愿者，专知法事；第二，呼炉唤，译云教道者，专知奖劝；第三，遏换健塞波塞，译云月直，专知供施；皆须依命。沙畹和伯希和认为：所谓诤简，就是选择、指派 [Chavannes, 1913]。若依二人意见，则选中者就是摩尼寺院的管事僧众。但在诗中却说：四个选中者。无疑，其间矛盾昭然若揭。在回鹘人的摩尼教寺院中，也未检测到与 vizidag 相关信息 [耿世民，2001。第 354 页]。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将摩尼教徒分为五品：Magister、Episcopus、Presbyter、Electus、Auditor，分别对应为：硕士、主教、长老、选民、法官。但是 Fihrist 则认为是：教师、仆人、管理者、正直者、听众。姑且不论谁是谁非，就拉丁语 electus 而言，其本义就是选择、选举。因此可以认定，中选者必须是在普通的摩尼传教士中产生，而非高级神职人员或一般信徒（听众）。至于 F. W. K. Müller 认为 yazdâmad 为选中者这一结论（他的依据是诗中有：我 yazdâmad 是活着的圣灵），理由似不充足。诗中出现 vizidag 处，多与 qêrbakar（善人）、râštêft（真理）、'ardâvâân（圣人）连用。同时，vizidag 还被誉为“活的圣灵”而受到歌颂。因此，vizidag 必定拥有很高的精神地位。在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即“被神选中者”、“真诚者”、“肉身成道者”和“光明使者”才可能将人身里的光明和黑暗分隔开；对于其余人，唯有他们通过善行和为“被神选中者”（中选者）效劳而成为“声闻者”（听众），才有希望投胎于“被神选中者”之身，以至于达到最终解脱 [莫尼克，1995。第 65 页]。

（三）摩尼教的世俗色彩

在《摩尼赞美诗》的首行，紧接着光明王国的健康、完美两个光明分子（它们是善的组成）之后的就是回鹘可汗，接下来就是对其王室、子孙、大臣的祝福。由此可见，回鹘汗国的摩尼教也与世俗政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传统实际是沿袭摩尼创教初期的做法。242 年，摩尼在沙卜尔（sābuhr）一世登基时回归波斯传教，并以《沙卜拉干》（sābuhragān）为名创作了教义概要。由此沙卜尔皈依摩尼教，并允许摩尼在其加冕仪式上公开宣讲二宗三际论。同样，回鹘牟羽可汗在洛阳会见几个摩尼教牧师后，他就皈依了他们的信仰，并把这个宗教升格为他朝廷的必信宗教 [克林凯特，1994。第 87 页]。可以想象，摩尼教在漠北草原和高昌汗国的传播，也是依托回鹘可汗而进行。

摩尼认为世界的归宿是地球的最终毁灭，善恶的永远彻底分开。以这个思想为出发点，他严禁摩尼教僧侣结婚，因为结婚就要产生新的生命，这就意味着使光明分子再度受囚禁。所以，摩尼教实行严厉的禁欲主义。但在《摩尼赞美诗》中，我们却看到相悖的一面。传教士 yazdâmad 不仅有自己的儿子，还有其他子孙。此外，诗中还有 garm（情人）一词。加之诗中激荡的溢美之情，可以想象：yazdâmad 定是性情中人。在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书信（81TB65: 1）中有：βγ'y xypδ'wnty z-(t)[y]（作为神的我们主人的孩子们）。吉田丰认为这是比喻语法，因为摩尼教僧侣不允许有妻室。对吉氏的牵强解释，我以为难以令人信服。[柳洪亮，2000。第 87 页]杨富学认为：从历史记载看，不管是（回鹘）摩尼教徒还是佛教徒，其实对于戒杀、忌茹荤之类戒律的遵守都不是很严格的，乃生存环境使然 [杨富学，2003。第 189 页]。并且，诗中祝福语中提到的“听众（信徒）的首领”的波斯语名字中，也可以看见对“爱”的膜拜。如：Yîšô-yân（耶稣一示爱）、Navê-yân（新一示爱）等。

（四）摩尼教的光明崇拜

许地山在《摩尼之二宗三际论》[许地山，1928]中指出：二宗，谓光明和黑暗，即善与恶。《下部赞》载：光明普遍皆清静，常乐寂灭无动俎；彼受欢乐无烦恼，若言有苦无是处。光明是摩尼教所崇拜的，光明王国是摩尼教徒的理想所在，因此赞颂光明是摩尼教徒的必行功课。在《摩尼赞美诗》中，对光明以及光明之神、光明使者、太阳的赞美之词比比皆是。如：'ô tô vëndâm rôšan 'axš（我讴歌你，不可侵犯的光明）、'ô tô nêv xvadâcan cisp rôz（仁慈的主，你是所有的太阳）、'ô tô griv rôšan 'istâvâm（我们颂扬你，光明圣灵）等。

（五）摩尼教的忏悔思想

受佛教、基督教忏悔思想的影响，摩尼教也盛行忏悔行径。《下部赞》载：我今忏悔所，是身口意业，及贪嗔痴行，乃至纵贼毒心，诸根放逸；或疑常住三宝，并二大光明；或损卢舍已，身兼五明子；于师僧父母、诸善知识，起轻慢心，更相毁谤；于七施、十戒、三印法门，若不具修，愿罪消灭！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徒忏悔词》（*nihusäklärning suyin yazuqin öküngu huastuanft*）亦说：我们犯了多少罪。现在，我的天神！我们祈求从罪孽中解脱，请饶恕（我们的）罪过吧[Le Coq, 1922]。忏悔思潮的普遍流行，以至于在《摩尼赞美诗》中也可以看见其痕迹。如：'abaxšäh 'abar man yazdân（宽恕我，众神）、'abaxšähêd 'ašmâ yazdân（请宽恕，你们众神）、'abaxšäh 'abar man yazd cazrg（宽恕我，伟大的神）、'abaxšäh farahêgar man bôžâgar（请宽恕，统治者，我的救星）。

（六）摩尼教的审美追求

与其他宗教一板一眼的教义创作方式所不同的是：摩尼教追求文字、图案、纸张、语言的艺术性，甚至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摩尼教对教义外观的苛求源自摩尼本人，其本身就具备很高的绘画才能[高永久，1997。第 247 页]。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寺宇仪第五，五经堂之首即为经图堂，可见摩尼寺庙对美术的重视。诚如 F.W.K.Müller 所言，M1 为一叶复制品，使用朱笔书将帕提亚文写在上等的纸张上，模仿印度棕榈叶抄本制成。

文字工整，结构优美，笔迹清晰。虽为手写体，但绝不亚于木版印刷体。M1 两叶正反两面标题处饰以花朵，其中第一叶正面为四朵花，背面为五朵花；第二叶正反两面均为六朵花。所有花朵分布在标题四周，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这种无根无柄花的象征意义是：信徒希望摩尼能够再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摩尼教的三际理论，即光明分子在被黑暗俘获后最终获救，重新返回光明王国。《摩尼赞美诗》的正文部分采用押头韵的形式，主要押 'ô、'a 韵，多采用祈使、倒装句，整篇诗文气势磅礴、跌宕起伏。由此可见，回鹘汗国的摩尼教是追求美好的、追求外表的，并非与世隔绝、苦练修行的。如吐鲁番出土壁画上摩尼教徒，戴着白色便帽、用红色的带子系在下颚，梳着具有世俗贵族的长发式，服装色彩艳丽、质地华贵[冯佳班，1989。第 86 页]。

从《摩尼教赞美诗》M1 所表现出的摩尼教信息来看，回鹘汗国的摩尼教特点是：继承摩尼基本教义，但按照回鹘文化特点和社会实际对教义进行改造；保留和发展摩尼教的混合性特征，更加突出折中性；由上而下的摩尼信仰能够包容下层阶级中不同宗教的存在等。诚然，我们也要看到：《摩尼赞美诗》与《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以及其他汉文记载的摩尼信息有一定的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摩尼教的异化以及高昌回鹘汗国的封建制度密使然。完全以中原地区的摩尼教教义来比定高昌回鹘汗国的摩尼教发展，是不合适的。

《摩尼赞美诗》M1 汉语译文

首叶，序言 = 第一段

[他们要派遣]健康和完好这两个“光明分子”，并且这二者满怀喜悦地成为我们的统治者，这些主人，首先是满心欢喜的光明“分子”、光明使者，他们将帮助“听众（信徒）”。Ai tängridä chut bulmīs alp bilgā Uigur changān 信徒的保护人，真理、万能的庇护人。（此诗）还要给他们的子孙和王室、王子和王妃。首先是 Yultuzbai 特勤、Ügä Pērōz 特勤、Chasār 特勤、Vazurgān 特勤、Tatar apa 特勤、Zirēft 特勤和 Nēv 特勤及他们的王子，还要给我的主人、有影响力的 Savağ 都统，此外还给 Tschigschis、Tiräks，接下来给第二代 Ügä Kadosch Niyōšāgbēd（法官大人）及诸位光明分子和光明使者，还要给第二代 Ügāsis: Ötür 阁下、Sawtschi Muğa (=Buğa?Mağā?) 达官阁下、智慧仁慈的 Batur 将军阁下、Tai Muğa 将军阁下、Nizūk 将军阁下，这些主人以及那些有势力的人物，还有一些名字我没有提到，愿他们永远生活和存在下去，阿门！

还要给 Pantschkantī 大人、官员日泰将军 Sirtusch Yägän 阿波、法官等光明使者、各位阿波、无数先知，此外还有法官：Maschiān Mahāradsch Ärklig Zäryüt Türk ... 还有 Tschināntschkantīd 大人、Tapıglıg 将军、Vağschēmāch Tapmisch 达官、Isik Ingi Itschräki Vanōmāch Ton 达官、Körtlä 啜、Tusutsch Yaglachar İnal Vanōschēr Amal Orungu Yaramış Iznatschu Püdyān Gāv Pāch Isig Iznatschu Indum Taschāpat Yışchō varz Sımāk Māchyān Tupa

Fuschi、官员和啜 Bändak Aspastē。还有 Äkütschik Sirtuschi（头衔？）、Yittug 啜、Nigöschäk（=听众）达官、Käschī Chschēt（=大人）。Lifütüschī Nigöschakpat（法官大人）、Parvantsch Žawgu Lüläng Chümār 啜、Yischövarz Bagērēž 和 Charakul Lā 啜、Mahāyān、Kāvfarn、Tatschāpat、Frēschvarz Tapmisch（官衔？）、Tsū-sī-läng Schēmgon Gōtam Nōimāch Chazān Žvānak Wagē-žvān、Tēnfrāt-schātak Vağschēfarn、Bagēbirat 还有城堡主人 Itschrāki Itmisch Žim-tai-schi 回鹘 Tapmisch、Lit Wīr 回鹘 Tapmisch、Yawgu Tağarmi Tschapisch、Ulugfuschi、Tangfuschi、Lafuschi、Ontschur Yischöyān Āsag Tulisch Yīnal Tamgan-达官；

还要给：Satōyān 法官大人、Rōchschyān Biāmanvarz 啜、Iznatschu Rēzyān Iltutgüvāntschīk Liūk Lātā、Lāžih、Māchfarn 医生、翻译 Chutpāyan、Pauk Panchuan、Tsu Panchuan、Pārak Bōg Lāfarn、Zernvāk Yāhm Yākī Toğarak Tschungui Fatak。这……大人 佚斤-达干 Sinaamgā Nigöschakpat Yargan Anžirki（第一段到此结束）

首叶，背面=第二段

Navēyān Ānlāu Vağschē Chunzak Navēfarn、Visāk Vağschēfarn、Wagānōt Tūnak Vahman 啜、医生、抄写者 Schpara Chara 啜、Alp 啜、Ati Yischözēn Tolun 阿波、Pāusāng Vāsīndan Wāmyān Salīchān Kül 啜。并且还要给女性“听众”：听众的头领 Tüzün Bilkā Chuntschui（称呼？）；Tüzün Silik Chunžui（称呼？）；Qutī Chunžui；Āt Chunžui；Dūchsch-āzād Chunžui；Friwā Chunžui；Māngi Bağ 佚斤；Yāgčux Yīšō Chwīk 佚斤；Wagā Tai Chut 佚斤；听众的头领 Chut Chatun（称呼？），Qutluch Qīz Tohun Utuzmisch Yagan-Chunžui，Farnwām Chūsand Chawz Sandūs Siu Siu，；Rēž Vanōwām（称呼？）；Yischōwām；Vağschē-wām，Rēž-kartsch Manak Bībī Ežnwām；Vartan-wām Chatun，Āzād-wām；Kāschāntsch Vanōntsch-wām；Yīpargazan-wām；Tūgtān-schāh Ratnak Ymar Chatun；Itmisch Chatun；Botan Chatun；Zargōntsch Žāsmīn Chatun：这些将有益于听众（信徒），（及其）兄弟和姐妹，大人和孩子，他们的肉体 and 灵魂将会受到安琪儿亲自保护，直到永恒。阿门，阿门！愿其发生！

在 500—640 年还诞生了光明使者，现在在……年，此后，他在巨大影响中产生，并在……（=直到死亡）102—160 年再次产生（=死亡）Marī Schād Ormizd，他是智者，创作了这些赞美诗，活泼的词汇和鲜明的曲调是完整的。抄写人是受宗教首领之命进行抄写的。他无法抗拒，直到死都在抄写。所以他不……和……他不是抄写了部分，某些赞美诗，而是全部，直到死都未抄完。未完成的部分在城堡的房间里延续和保存了许多年。之后，是我传教士 Yazd-āmad，当我看见这些未完成的赞美诗这样毫无用处地放着，于是再次命令我的子孙，亲人，我的儿子，高贵的 Nichvarigrōschan（光明之子）去完成。于是，他用有效的办法增加在宗教后代手里的赞美诗，门徒们重新为了圣灵而接受教导，并且借此学会教义，知识，传授，技能。所以此时此刻用博学之士 Yazd Marī Aryānschā 崭新和良好的兆头，并通过副主祭 Mārī Dōschist 等的运气和教士 Mārī Yischō-Aryāmān 等的精心管理，依靠传教士 Yazd-āmad 等的勤勉，（信徒们）明智地，越来越多地凭借勤奋和操劳拥戴 Nichvarigrōschan，因此借助于温暖的情人和富有爱心的热情思想，他利用抄写员夜以继日地抄写，直到所有的都被尽善尽美地完成。同时，鉴于 Nichvarigrōschan 的笔迹，抄写人整理、排列和抄录……

第二叶，内容目录=第三段

向静寂……大地…

向集结和众神…

所以他属于我和…

主宰一切的光明，Mārī Mānī（摩尼）…

降临，我要写封信，

在百年之后的数年里…

在五十年和…

我的父亲登上天堂…

第二叶，内容目录=第三段

祝福太阳这个拯救者…

祝福太阳，首先向…

太阳祝福。选中的善事…

我们要祝福众神中最高的…

幸运（神），祝福你，太阳…

我们要祝福和唱赞歌…

我们要祝福统治者…

祝福圣徒，选中者…

噢 牧人，光明，哪个离开人世...
 噢 伟大的教师 Mārī Zakū...
 请宽恕这个本质， ...
 来到这里，看见他们的本质...
 我们的父亲，（你是）善人和神...
 [歌曲]关于死亡[=挽歌演唱者]：二十。
 （我）想念行善者（助人者）...
 我歌颂你 Yazd Bag Mārī...
 我赞扬和恳求你...
 我讴歌你，光明（不可侵犯的）
 我请求你，光明之神...
 神，我请求你，这使我...
 神，我请求你，拯救我...
 神，我请求你，你...
 神，通过...赞美你...
 你...我们将祝福你，选中者，善人.....
 噢 救世主，我恳求...
 仁慈的主，你（是）所有的太阳...
 我们呼唤你，不可冒犯的神...
 你，这些人首先...
 Yazd Mār Mānī，我要祝福你...
 Yazd，我流露对你的崇拜...
 父亲，我盼望你...
 神，我盼望你...
 我要赞美 Mārī Mānī...
 允许我祝愿...
 为了看见我，统治者...
 给听众十道命令（指令）...
 我呼吁你们...
 哦，神，我恳请你...
 哦，神，不可侵犯的 Mārī Mānī...
 哦，光明之父，我们...
 哦，幸运之父...
 哦，助人者和...
 对我们仁慈的光明...
 善良和不可冒犯的...
 伟大的仁慈和慈爱
 到这里来！你的本质迈步向外走
 到这里来！我们将寻求解脱
 到这里来！听，神，你是我的...
 到这里来！听，听众...
 来到这里，听众，听...
 来到这里，本质登上光明之船...
 光芒四射的光明来到...
 休息地，（那是）舒适的地方，从前...
 会面，美丽的天堂宁静...
 逝去是所有的太阳和月亮...
 浇灌我，美好的...
 使者，来自父亲...

不可冒犯的是受欢迎的太阳...
 不可冒犯者是斋戒日，太阳之上...
 不可侵犯者是太阳，祝福你...
 不可侵犯者，走近...光明...
 不可侵犯者，我们将获得你...
 不可侵犯和仁慈受欢迎...
 宽恕我，众神...
 请宽恕，你们诸位天神...
 宽恕我，伟大的神...
 请宽恕，统治者，我的救星...
 神，我们将请求你...
 我们要向你提出请求，中选者...
 你的名字（会被）颂扬...
 我们为你歌唱，我们请求你...
 我们要盛赞你，不可侵犯的神...
 给救世主大量祝福...
 请宽恕中意者，真诚者...
 请宽恕教友，选中者...
 请宽恕分子，听众（信徒）...
 到这里来！宽恕他们的选中者...
 来，教友们...
 得到忧虑和教导...
 得到来自神支持的消息...
 宽恕我，伟大的神...
 忧伤的集结给众教友，其他的...
 忧虑的光明...
 教友，到这里来，我们要祝福...
 用你的聪慧指导我和...
 教导和指示...
 崇高的是太阳，他选择...
 哦 指示我们的...
 哦 众神的支持...
 哦 闪亮发光的神 Mārī Mānī...
 富有的统治者满怀欣喜，愉快的...
 我们想念教友...
 健康，平静，愉快是...
 闪亮发光的神 Mārī Mānī...
 太阳，祝福，颂扬...
 星期一的太阳...
 祝福快乐的太阳到来...
 祝福太阳来到我们身边...
 祝福闪亮的太阳来到这里，当...
 闪闪发光的...来到我身边...
 听我的发言，哦，美丽的...
 听我们的请求，太阳你...
 崇拜你，祝福你，太阳...
 哦 亲切的光明之神。
 颂歌[歌曲]：八和六十。
 举目仰望你们，有功劳的人，...

请允许我知道才华...
 请允许我们涌向众神...
 救救我，神 Mārī...
 你是众神之首，我的朋友...
 美好（永恒）和 Yamag 到来...
 永恒之友来到...
 消息如光传向我们...
 尽管还需很多时刻才能到达大门...
 来自...许多...
 我们欢迎你，父亲 Mānī
 我被迫离开，Pflanze...
 我要在神的威名里走向.....
 不是...
 你将拥有美好的事物，我的圣灵，
 在那里，思念我的圣灵...
 我们祝福安琪儿和众神...
 太阳受到祝福，幸运的...
 赐福与颂扬...
 ...我和来自...拯救我...
 ...我，神 Mārī Mānī...
 向上攀登，全部四个选中者...
 向上攀登，选中者，（你们是）真理（之子）。
 向上攀登，安琪儿...
 你受到庄重、伟大的赞颂..
 它就是那样！（=阿门）伟大的才智...
 教友如同...那么多...
 贵人，（你是）多彩装扮的圣灵...
 看见我的崇拜，听见我的歌声...
 悠扬，婉转，嘹亮...
 膜拜，歌颂你...
 你得到隆重的赞扬...
 教友，你们举目仰望和赞颂...
 （教友）屈膝（叩拜），神，你看看...
 吁请[歌曲]七和七十。
 祝福和赞扬你，太阳...
 祝福你，光芒耀眼的统治者...
 祝福你，伟大的太阳...
 祝福你，太阳，善事...
 祝福你，太阳，光明解救了...
 祝福你，太阳...
 祝福你，这是我们的...
 祝福太阳...
 祝福太阳...
 祝福深受欢迎的太阳...
 祝福伟大的太阳...
 祝福太阳，这太阳...
 祝福太阳和时光...

对于光明圣灵，我们要...
 对于你，光明神灵...
 我们祝愿光明神灵...
 请宽恕，你们...
 请宽恕，诸位教友...
 为你圣灵（而）准备...
 圣灵，你和幸福一起到来...
 众神圣灵，你和健康一起到来...
 圣灵，你和利益一起到来...
 光明圣灵，你和拯救一起到来...
 这个圣灵来到，吸引...
 这个圣灵来到，解救...
 祝福你，高贵的圣灵...
 祝福你，伟大的圣灵，起初...
 祝福你，光明圣灵...
 祝福你，光明圣灵...
 祝福你，圣灵，解救者...
 祝福你，光明圣灵...
 祝福灵魂...
 祝福所有的忧伤...
 祝福教友，这...
 祝福和歌颂...
 我们要祝福和歌颂...
 我们为你祝福，光明圣灵...
 我们祝福神之圣灵...
 教友，看见这些...
 教友，到这里来！请宽恕...
 教友，忧虑的...
 哦光明之子，圣人...
 哦选中者圣灵宣布...
 哦高贵的后代，哪一个是美丽的...
 哦贵人，拯救灵魂，每当...
 忧愁和智慧...
 来，教友，我们要歌唱...
 来，我们要演唱赞美歌
 来，中选者，圣人...
 来，中选者，真理...
 到这里来，父亲中的智慧之子...
 到这里来，我们将赞美光明圣灵...
 你是赞颂的威严...
 我们祝福你，活的圣灵...
 你，光明圣灵，哪个是五...
 我们颂扬你，光明圣灵...
 圣灵，我们要称赞你，祝福...
 赞美歌，圣灵...
 我们要请求你，我的圣灵被吸引...
 我们要赞颂你，耶稣救世主...

圣灵，我们要讴歌你，祝福...
 神，我们要歌唱你，卓越的...
 我是活着的圣灵，所有...
 我是它，偶像的指示...
 我是圣灵，祝福者是哪个...
 神，我要为你唱赞歌，拯救...
 贵人，清廉者，辉煌者...

参考文献

-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 // 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冯佳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吐鲁番地方志编译室，1989。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
 柳洪亮。吐鲁番新出土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刘南强。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 / 林悟殊译 // 世界宗教研究，1983 (1)。
 莫尼克·玛雅尔。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
 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 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
 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 // 燕京学报。1928 (3)。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羽田亨。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
 Boyce M. The Manichaean hymn-cycles in Parthian. L.: Oxford Univ. Press, 1954. (Oriental Series. Vol. 3).
 Chavannes E., Pelliot P.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deuxieme Partie, fragment Pelliot et textes historigues // Journal Asiatique, 11e Ser 1 (Janfeb. 1913).
 Le Coq A.von.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 APAW. 1922. No. 3.

Материал поступил в редколлегию 03.08.2012

Hong Yongming

«HYMN FOR MANI»: AN EXPERIENCE OF RELIGIOUS STUDIES

The publication presents the translation in Chinese well-known «Hymn for Mani» that was found out near Turpan by German expedition in 1904. The time of creation of the text – no later than 384–385 AD, with some supplements made at about 846 AD, when the Uigurs left this region for the West.

Keywords: Manichaeism, A Hymn of Praise.